皇明典故紀聞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六

交河　余繼登　輯
臨朐　馮　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國朝品官服色無蟒衣之制蓋蟒蛇屬無角無足乃其後內外官多乞蟒衣大類龍形弘治元年兦都御史邊鏞奏始禁不許再乞

○弘治元年二月

孝廟有旨諭在京諸司朝廷政事　祖宗俱有

成憲今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
等衙門務須遵守毋得互相囑託有虧公道
如內外官敢有寫帖子囑託者內官連人送
東廠外官送錦衣衛奏來處治若容隱不奏
者事發俱治以重罪

○弘治元年二月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
羣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
啣徙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事聞
朝廷爲減銀課汰坑冶官

○撫治鄖陽副都御史鄭時請給誥命吏部言時先撫陝西今撫鄖陽前後雖三年餘然中間嘗調叅政

孝廟命特與之

○弘治初禮部覆都御史馬文升奏請令巡城御史及兵馬司錦衣衛逐一搜訪但有扶鸞禱聖驅雷喚雨捉鬼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及無名之人俱限一月內盡逐出京仍有潛住者有司執之治以重罪主家及四鄰知而不

舉者連坐

○陝西甘凉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始取之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右臂然漢唐之末皆不能守宋則全失之我朝立行都司命官鎮守正統初虜曾朶兒只伯爲患賴王驥蔣貴平之天順間孛来毛里孩爲患敗寧夏總兵仇廉自是入河套爲寇掠矣蓋陝西通甘凉者止蘭州浮橋一道虜若據橋則運道難通甘凉難守關中難保無虞矣

○弘治初吏部郎中周木言常熟舊有學道書院祠言偃者今廢乞爲脩建

孝宗以本朝無書院之制不許

○舊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必賫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號相符然後行事有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執送京師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意後乃止用駕帖既不合符眞僞莫辯弘治初以刑部尚書何喬新言始命如舊例行

○弘治元年十二月御史陳璚言崇文門舊設

宣課分司止收商税近差御史主事往監其事以掊尅爲能有傷國體

孝廟曰御史言是此分司曩被校尉及無籍者挾持攪擾因命御史主事監收今後止許稱盤客貨其餘行李車輛毋得搜檢阻遏

（）命各處鄉飲酒禮監生省祭官不得與

（）初正佐首領官每以事相訐即以同僚不和不分曲直槩行黜罷灤州知州潘齡言正佐雖共事而立心不同稍加規正輙起釁端或

倚其粗猛公肆欺凌或恃其年老不顧廉耻
乞更易以别善惡都察院以斷言爲是請自
今佐貳首領官有貪暴殃民倚强恃老欺壓
正官者許正官具奏斥退正官有贓濫不法
者許佐貳官申禀舉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
此皆貪因忿致爭者方以同僚不和論斷從
之
○湖廣舊無歲進魚鮓例成化七年鎮守太監
某始進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二萬

餘斤用船十二隻皆有司進獻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造辦如七年數船止許二隻仍禁需索科擾爲害者

○主事林沂奏欲按品秩列坐御史上御史劾之曰朝廷設官分秩有拘品秩者有不拘品秩者故慶成賜宴科道坐於郎中之上翰林坐於科道之前若槩以品秩則諸學士當列於少卿之下京縣知縣兵馬當列於御史給事中之上矣

孝廟以沂故違成憲下錦衣衛獄治之

○初占城國王古來爲安南所侵携家至廣東

朝廷命處置優䘏之送還國且諭安南戒勿

侵擾古來既返國復移咨兩廣守臣謂安南

仍肆侵占乞如永樂時差官督兵守護事下

兵部覆奏言永樂時遣將發兵乃正黎季犛

弑逆之罪非爲隣境交惡之故今古來國土

已亡而復存部落已散而復聚皆天威所致

古來亦宜自强脩政撫䘏部落保固疆圉仍

與安南捐棄小嫌敦睦如故若不能自强專

仰朝廷發兵遠戍代之守國古無是理

孝廟從其議乃以此意宣諭古來

（）舊制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

年大學士劉吉等言時日迫促閲卷未精請

再展一日至第四日放榜至今爲例

（）南京禮部尚書蔡淳性耿介患流俗奢侈凡

婚喪燕飲皆有則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

以紅雲布寄淳淳不受即書其封識上曰古

之爲令拔茶植桑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弘治三年戶部以水旱災請免直隷等處夏麥秋粮

孝宗曰國賦固有定法然歲有凶豐凶歲義當損上益下若必欲一槩取盈倉廩則實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擬悉從之仍諭有司使貧民各沾實惠

○弘治時山西沁潞等處屯田被水災不及三

分例不免粮

孝宗以其民饑困方發倉賑濟不可復徵特免之

（）弘治三年十一月朔日遇冬至節欽望日頒曆

（）提督會同館主事是弘治五年春所設蓋因其時館夫有盜夷人財物者故也

（）弘治五年大學士丘濬言經籍圖書載萬年百世之事令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

今者也

太祖于未登寶位之先即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一時儲積不減前代永樂中嘗遣脩撰陳循往南京取本閣所貯古今書籍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如故是兩京皆有儲書也今歷年既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乞勑閣臣委學士以下官一一比校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仍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爲記識於每卷之末永遠存照仍

勑南京禮部翰林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內府書籍有無多寡全欠具數奏知量爲起取存留分派奏補又請于文淵閣近地別建重樓不用木植但用磚石將累朝實錄御製玉牒及干係國家大事文書盛以銅櫃庋于樓之上層如詔冊制誥行禮儀注前朝遺文舊事與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脩全史之用者盛以鐵櫃庋之下層每歲曝書先期奏請量委翰林院堂上官一員晒晾查

第事畢封識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須請旨不許擅自開取

孝廟嘉納之

○舊例漕運船松木者五年一造給價六十一兩九錢楠木者七年一造給價七十七兩五錢俱軍三民七出辦乃後則漸求增加非復當時之例矣

○弘治五年十二月命禮部榜諭天下今後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并下手人處斬全家發

邊遠充軍兩隣及歇家不舉首者同罪里老
容隱者亦治罪不宥
○弘治六年閏五月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
東陽言講官不必高所貴實任苟非其人
不宜濫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講官小
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　聖恩時置不問朝
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奉事之
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覩累朝
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員給事中二

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　先帝臨朝極嚴御史等官奏對不敢毫髮縱貸即如大學士陳文侍講周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請自今凡進講差錯者勿得糾劾以仰成　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

孝廟從之

○弘治間命太監李興等脩濬張秋河道各官祊至祭河神天氣陰晦帛不能燃似焚不焚

之處宛然人面耳目口鼻皆具衆共駭歎副使楊茂元奏聞於朝亦甚異也

○弘治八年三月山東撫按奏黜老疾不謹等官

孝廟諭吏部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辦事人才能否須歷任稍久方見今後有如此奏黜者本部酌量再奏

○大學士徐溥以祿賜所入於原籍宜興縣倣范仲淹之意置義田若干畝歲收租稅以助

族人婚塟之費定爲家規傳之子孫恐條約不關於部冊數目不籍于郡邑人心難合而易離義事難成而易敗異時子孫或覗爲度外則不禁鄉鄰之侵或認爲分内則或啓族人之訟乃言于朝乞勑戶部將所置義田文冊用印鈐記發本管府縣存照候造冊之年另以徐義莊爲名立戶造入本里帶管戶内如有侵占爭訟者以官法從事庶幾家法籍國法而永存百世子孫皆蒙休賜下戶部議

宜從所請

○三品官妻舊無祭弘治八年五月兵部侍郎李介妻孺人林氏卒其子昆陳請特許之四品妻無祭大理卿王霽妻恭人曹氏卒其子泰具疏以請特予之

○孟子五十七代孫博士元請封贈其父母吏部言八品官舊無封贈例詔特予之

○弘治時南京禮部尚書童軒言清軍一事雖日急務但所清之軍自洪武永樂以來遠者

百餘年近者數十載而正身之存者少矣其
子孫年深亦多更名避地不可卒識間有清
出亦千百之一二耳所得之軍甚少所擾之
民實多乞勅兵部轉行天下所司凡逃軍有
經三十年以上者悉免清勾凡有願投軍籍
者覆視無礙許於本處衙門註籍則民擾可
除而軍亦易補矣
○弘治八年十二月司禮監以祭三清樂章命
內閣改補進呈大學士徐溥言我朝合祭天

地皆

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

太祖所親製不聞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臣等

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

於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且　祖宗置文淵閣

學士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

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其言而莫之

違也故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仰承

德音聞于民情有于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

應命以誤　陛下不但樂章一事而已疏入
孝宗嘉納之
○弘治九年春朝覲官陛辭
孝廟賜之勑內有云官之崇者任固重官之小
者責亦專凡爾有司莫非天職勿以一事不
脩爲無損勿以一民不獲爲不足憂勿以一
郡一邑不安爲無害於治大哉王言爲人臣
子者不可不繹思也
○世間草木花卉各有種類弘治間四川長寧

縣民家柟樹上生蓮花李樹上生豆莢亦大
異矣
孝廟勵精政事恐諸司題覆耽延特諭六部都
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即看詳以聞者覆
奏無過二日看詳以聞者無過三日事干他
司須行查者無過十日遇有軍機重務及重
大事情寬五日
○彭城衛千戶吳能以家貧出其女滿倉兒令
張媼鬻之媼鬻於樂婦張氏而紿言周官人

家後張轉鬻於樂工焦義義又鬻於樂工袁璘璘使爲娼時能久沒其母聶氏聞之覔諸歌肆女怨母鬻已不復認聶與子政攘而歸璘贖以十金不從訟之刑部郎中丁哲訊得其實璘不服哲重加笞越數日死女斷歸聶璘妻訟於東廠太監楊鵬鵬奏之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不決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廷訊之始吐實都察院謂哲罪當徒女當杖刑部吏徐珪疏言哲斷女甚當而楊鵬之姪淫

於是女且以他事恨哲乃因此事欲陷哲三
法司畏懼東厰莫敢辯明及朝堂問明乃此
女止擬杖而哲反擬徒東厰之勢爲羣臣所
畏如此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厰
鎮撫司所獲其間有校尉挾讐誣陷者有校
尉爲人報讐者有校尉受首惡之贓反以爲
從却令旁人抵罪者惟用刑罰逼之誣服刑
官郎洞見眞情不敢擅更一字以今哲事觀
之益復可信諸人寃枉豈不有傷天地之和

願輩去東廠劉楊鵬叔姪謫鎮撫司於邊進

哲一官以酬被誣受辱之苦其鎮撫司理刑

不必專用錦衣衞官乞推選刑部主事一人

共蒞其事珪贖罪畢爲民哲亦給璘埋瘞之

費輩爲民

弘治十年三月經筵畢　上召大學士徐溥劉

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御榻前　上出各

衙門題奏本曰與先生輩商量溥等每本議

定批詞錄於片紙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

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于疏書有山西巡撫官本　上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何如溥等對曰此事輕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又禮部本擬一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内事情因取本閱之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就此商量豈不好既又指餘本曰此皆常事不過該衙門知

道耳命左右賜茶而退宣召顧問藹然有都

俞一堂之風

○舊制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弘治時南

通政徐說欲媚科臣始用手本繼說者爲通

叅夏崇文欲復舊制南科囂然劾之而北科

亦爲助駮

孝廟洞知其情竟不究其事

○國朝法古制兵最爲周悉十六衛親軍指揮

使司不隸五府此即古之南軍禁衛之兵也

其他衛俱屬五府此卽古之北軍征討之兵也永樂中嘗設親軍指揮使司十二衛選天下衛所官軍年力精壯者常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委心腹內外官統領其盔甲器械俱異他軍成化以來勇士精壯者少其數乃至九千之上每郊祀駕出勇士盔甲與各營無異禁兵漸至廢弛此外雖有將軍圍子手不過早朝侍衛退朝卽散回家皇城之內防奸者無幾其守衛皇城各門官軍疲弊尤

甚弘治十年十月內兵部尚書馬文升以爲言請勅御馬監掌印官同提督勇士并四衛營太監將勇士并四衛操軍揀選精壯者編次成伍選老成頭目領之常分番上直仍勅皇城守門內官鈐束官軍搜檢出入眞得嚴禁衛之意

○國初立預備倉卽古常平倉遺意蓋支給官鈔和糴以備凶荒耳正統以後許將囚罪贖罪米收入然無定數成化以後始有每里積

三百石或五百石之例然未有不及數之罰弘治以後復有不及數罰俸及降用之例夫不問其所取之由而但責其所積之數豈能無弊哉

○國朝列聖極重朝參無故不免弘治十一年十月甲戌夜清寧宮災孝廟於次日昧爽遣內官召閣臣於左順門宣旨說昨夜清寧宮失火朕奉侍　聖祖毋徹旦不寐今尚不敢離左右欲暫免朝參可乎

閣臣對曰宮闈大變　太皇太后聖心震驚

皇上問安視膳誠孝方切事在從宜即免朝

一日可也乃命免朝

○弘治間

孝廟曾有旨命光祿寺置簿籍凡進上供物于

宮中其戧金絲紅等器皿俱附寫驗入尚膳

監并各宮直日太監照數發出如有損少聽

提督太監參奏該寺每季具損失之數以聞

至十七年卿李鐩言本年春季進膳并御齋

等項器皿共二萬三千三百四十五件未出
命尚膳監將未出器皿查還本寺
○永樂以前總兵無尊官有事命將事平還朝
後緣邊方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若地
方有小警即調本鎮兵馬剿殺不報捷不宣
捷後來有撲殺或掩襲以取勝者或七八十
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而併爲一路或二
三日而許爲一日槩以捷音奏報宣布于廷
奏捷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于今而

濫觴極矣

○端門之左有直房五間係坊局官候朝公會及收貯卷箱之所凡東宮官屬侍班講讀亦於此伺候弘治十二年六月守門官奉御王璽等以爲空房奏討居住工部據實以覆得旨旣係各衙門公會之所今後不許奏討

○弘治十二年九月有旨諭內閣今後凡有擬票文書卿等自行書封密進不許令人代寫於是大學士劉健等言內閣之職輔佐朝廷

裁決政務中閒事情誠爲秘密在　祖宗朝
凡有諮訪論議或親賜臨幸或召見便殿或奉
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右造膝面諭如
宣宗屢幸內閣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座
英宗視朝將罷不時面召李賢
憲宗嘗召李賢陳文彭時　上有密旨則用御
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印封進
直至御前開拆今朝參講讀之外不得復奉
天顏朝廷有命令必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

文書官管文書官方傳至臣等內閣有陳說
必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至太監太監
乃進至御前至于謄寫例委之制勅房中書
耳目太廣不無漏泄緣臣等不習楷書字畫
鈍拙不能一一 自寫除事理重大者自行書
寫封進其餘乞容中書代寫 皇上若有諮
議乞照 祖宗故事或詔臣等面諭或親賜
御批數字封下使臣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
達事無漏泄

孝廟嘉納之

弘治十三年四月御史楊綸陳時政疏內言今民力日困府庫日空乞勑各部備查近來比弘治初年如吏部增文職官幾何戶部增各官并各王府俸祿幾何禮部增供應并祭祀賞賜等項幾何兵部增軍職并柴薪皂隸幾何工部增工官并營造料價幾何各略具總數次第進呈親加裁抑撥如此可以革冒濫之弊又可以止人主妄費之心

○弘治時臺臣陳言邊事有云各處僧道少壯者中間豈無忠勇如願報効許所在有司給以口糧差人伴送赴部給以什物許其隨伍立功事定之日仍給官錢爲娶妻室有功一體陞賞

弘治十三年四月北虜入寇京師戒嚴兵部言京營提督各官任事年久間有衰疾及未副衆望者分別去留庶緩急得用

孝宗即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

各官疏親賜顧問以次裁決留英國公張懋
等而鮮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
福兵柄至五月復召三臣於平臺出兵部推
官疏逐名訪問面加裁決親書手勅令保國
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提督三千營惠安伯張
偉提督團營新寧伯譚祐罷團營專督神機
營
○勅天下都司衛所造完軍器觧至京師皆貯
之九門城樓以便關領後内官監太監陳良

始請內庫交收由是留難需索費用不貲大
爲解人之苦矣
○弘治時雲南礦脉微細各衛俱以礦夫包賠
謂之夫丁乾認後以巡撫李士實言始免之
○祖宗時法度甚嚴如弘治時郎中顧謐在校
餘張通家飲酒令優人女妝爲樂事發即令冠
帶閑住今大縱矣
○弘治間吏部侍郎王鏊上禦虜事內言古之
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今虜一入冦

則中外憂惶以爲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

然以爲無事是與古異矣臣謂火篩小王子

不足畏而今之變倖亂政功賞不明委任不

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邊圉空虛民心離散

深可畏也此語在今時尤甚

（）京官舊例十年一考察弘治時以南京吏部

尚書林瀚言法太濶略始定六年一考察之

例

（）南京各官舊張傘弘治時爲御史郭紘所劾

命城中許張油傘不得用涼傘
○內閣舊無賜蟒者弘治十六年特賜大學士
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各一襲賜蟒自
此始
○弘治時蘇州府崇明縣民顧孟文家雞伏卵
所出者猴頭而人形長四寸有毛能動而無
聲亦毛孽也
孝廟一日坐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至出大同
鎮巡官本謂之曰我邊墩臺賊乃敢乞謁墩

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彼被殺者若何可言
朕嘗與做主京軍已選聽征二萬須再選一
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健等
對曰　皇上重念赤子一言　社稷之福然
京軍亦未宜輕動謝遷曰邊事固急京師尤
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
孝廟猶未釋然李東陽曰北虜與朶顏交通潮
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若彼聲西擊東而我
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可待其定徐議

所向耳

孝廟曰此說固是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發免致臨期失悞旨對曰　聖慮甚當乃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

孝宗之留心邊事如此

孝廟曾命工部侍郎李鐩等經略邊關召至暖閣面諭之曰邊關事重爾等須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即爲增補官員不職者奏來處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　聖意惓惓如此皋

臣安敢有不盡心者

孝廟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諭之曰昨令李

榮來說日講時講官說陳善閉邪陳字觧作

陳說未明止作敷陳乃可耳健等奏曰昨李

榮又言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誠如　聖

諭曰他字也不妨昨偶言及此意以爲不若

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大抵講書須要明

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書中原有非是纂

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臣等論思輔導之職皆

所當言可傳與講官不必顧忌

孝廟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諭之曰戶部覆處置流民事起用侍郎何鑑何以不會吏部健等對凡係本部承行事從前亦間有徑推者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

孝廟之明習國事如此

武宗初卽位兵部言各門門官太多科占軍士請遵詔旨一切裁革命皇城四門仍舊其餘

各門自今以四員爲則不許增著爲令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兵部奉勅清查騰驤四衛軍士詭冒食粮者一萬三千九百有竒皆發原衛及京營操練自後内臣所進勇士必兵部驗送而後廪之五年復籍其人而覈其數著爲例

○正德元年十月部議文職陞俸終身帶支者但照原官品級上支如由正七品陞俸則終身止加從六品俸後復陞官不得隨品加支

○正德初禁官員人等勿得用玄黃紫三色民庶之家不許用紗羅紵絲

○正德初令京官三品以上用大扇四品以下止許用撒扇遮日

○正德初凡忤劉瑾意者輙下錦衣衛窘辱之有指揮牟斌者獨留心善視瑾怒杖之闕下勅令閑住

○劉瑾欲專權乃搆雜藝於武廟前候其玩弄則多取各司章疏奏請省決

武廟曰吾用爾何爲而一一煩朕耶宜亟去如
是者數次後事無大小惟意裁决不復奏聞
詔旨亦不令之知矣
○正德三年三月戶部請發年例銀于各邊得
旨各邊旣設屯田又有各司府歲輸糧草天
順以前初無送銀之例其例始于成化二年
蓋因警報或以旱澇事變權宜接濟
之術耳其後遂爲歲額且屢告缺乏得無盜
取浪費之弊耶戶部其會官查究事端議處

經久長策

○正德初御史周熊查覈遼東屯粮言遼左二十五衛原額屯田二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五十畝該粮六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五石今田止一萬二千七十三頃該粮二十四萬一千四百六十石外給操練舍餘田二千三百一十四頃該粮三萬七千二十四石又地畝田園之類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三頃該粮五萬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創法徵之以

補屯糧者今查新增田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頃該粮一十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六石通共四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一石較之永樂間田多一萬八千三百五十頃而粮反少二十八萬三千七百五十三石其永樂年徵之屯軍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細相折該去粮一十三萬六千七百七十石實少粮四萬六千九百八十三石皆常操軍承種逃故屯田從輕徵收之故耳又永樂年間常操軍士

一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二千有餘給之而受
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粮以是邊餉足
用今軍止八萬有餘皆仰給於倉邊外之田
無復敢耕軍餉告匱實由於此讀此疏則舉
一鎮而各鎮可知延至於今歲增月益夫賦
有定額而邊餉無定額國儲安得不竭竭則
何以措手司國計者不可不一嚴核之也

○王府祿米多預支及病故輙乞免還宫正德
時有旨今後祿米俱按季關支未及期而支

者巡按御史究問以聞

○正德四年九月兵部侍郎胡汝礪丈量過公侯伯指揮等官張懋等莊田地共一千八百餘頃得旨公侯伯等官既有常祿在外莊田徒使利歸佃戶家人即令邊儲缺乏各官豈無憂國足邊之心查出土地宜照例起科革去管莊人役各家願自種者聽不願者撥與附近空閑舍餘種納還量地利厚薄以定則例令各邊查出地土視此令行之

○正德時湖廣巡撫都御史王綸以歲累祲預備倉已竭欲禮勸富民納粟賑濟有不從者疏聞究治

武廟曰勸分因救荒權宜之法但近年逼迫太甚民情不堪其令鎮巡官再行斟酌須富室樂從不可强之

○正德時四川賊作亂時官兵脆弱調永順保靖兵征之所至剽掠甚於流賊賊嘗謂居民曰我來梳汝兵來篦汝矣

○正德七年黑眚見形兼赤黑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風行有聲夜出傷人有至死者初自河間順德漸及京師人夜持刀斗相警達旦不敢寢踰月始息

○正德十年神武右衛副千戶王玉以報獻銀礦不實坐斬死獄中其子生員銘請襲職兵部言玉未决而死若銘得襲何以懲惡遂謫充本衛軍

○內閣藏書甚多然歲久不無殘闕正德十年

冬大學士題請令中書舍人胡熈典籍劉偉

與原管主事李繼先查對校理由是其書爲

繼先等所盜亡失愈多矣

○正德十年科道官奉命選營衛官軍是時食

粮官軍三十八萬四千七百四十五人各監

局門廠等處役占奏准免選者十八萬一千

人從征者二萬九千十五人逃故者萬五千

四百五十二人團營所存者十三萬四千九

百八十三人而中選者僅二萬三千三百二

十三人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六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七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　奇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嘉靖初給事中顧濟言　陛下首闢言路羣臣莫不因事納忠以賛成新政然高遠者似涉於迂濶切直者或過於犯顔若惡其犯顔則言必不入視為迂濶則計必不行如此而欲忠言日聞不可得也

〇嘉靖初詔都察院申明　累朝禁例凡都城
內外詐冒皇親太監名目攔截橋道私開店
舍指稱內府包攬錢粮者令巡城御史及厰
衞緝捕究治枷號發遣
〇嘉靖初給事中顧濟言　陛下臨御以來首
剪羣凶天下稱明然奸黨尚存陰謀變幻或
乘機會以傷善類或借鷹犬以快私讐或執
邪說以拒正論或假言事以動朝廷未敗者
恩固寵既敗者幸復全此治亂安危之機不

可不畏按此疏所云凡爲權奸者皆然不獨嘉靖朸矣

○嘉靖朸光祿少卿孫鏜言上供器皿多留中不發

世廟曰光祿寺供應器皿俱係小民脂膏造辦甚爲可惜既在宮者令盡數發出以後每日照原進數發與該寺官厨收領仍令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損失欠少指實參奏

○弘治時內府供用庫歲派青白鹽十七萬五

千斤正德以後加至三十五萬一千八百四
十四斤嘉靖初以御史鄭光琓言始復弘治
舊額
〇嘉靖初海西弗提衞進一小豹子却不受仍
治遼東都指揮違例濫收之罪
〇嘉靖初巡倉御史劉寓生言運粮加耗之弊
有曰太監茶果者每石三釐九毫歲銀一萬
五千六百兩曰經歷司曰該年倉官曰門官
門吏曰各年倉官曰新舊軍斗俱每石一釐

共銀一萬六千兩曰會錢者曰小盪光銀者
各每石一分共銀八萬兩曰救斛面銀者每
石五釐計銀二萬皆民膏血也乞痛革其弊
世廟命內外總督粮運等官嚴行禁革違者重
治以罪
嘉靖初甘肅廵撫陳九疇請內帑銀募軍戶
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鎮官軍原額七萬有餘
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衆則餘粮亦多宜
即以逃軍所餘之粮爲募軍月粮諸費

世宗深然其言令各邊動稱無兵何不倣此例

行之也

○嘉靖初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民饑殊

甚考古荒政可行於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

煩審戶不待防奸至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

俗咸謂不便蓋緣曾有舉於一城不知散布

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主者勢不能

給致民相聚而死遂謂此法難行臣今總計

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都大縣

設粥十六所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
諸所設粥處約日並舉凡以饑來者無論本
處隣境軍民男婦老幼口多寡均粥給濟起
今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米不過十六萬
石銀十六萬兩可活人二十餘萬取用有數
未至太糜賑恤有等不至虛費此法一行垂
死之人晨得而暮起甚效甚速其功甚大戶
部覆此法不特宜於南畿宜通行天下災荒
處所一體施行

○內官監收白熟粳米科索無厭大率正粮一石加費二石始獲批單嘉靖時以應天巡撫吳廷舉言始令今後內官監收粮悉如故事每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外多收軍餘人等有仍前巧立名色科索民財者如法究治

○嘉靖初吏部侍郎胡世寧言人君大德曰仁曰明曰武然三德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譬如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若武則雷霆時

可一震而已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傷物必多而天威褻矣故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而武决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悉下司寇問理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廷辱之以箠楚或有偶斃雷霆之下者遂傷日月之明大爲天地生成之累矣

○嘉靖時吏部尚書廖紀言　祖宗朝人材未

必如今日之盛而當其時士習淳朴絕無僞巧
勉脩職業不務虛名故專治民安國家賴之
正德以來士多務虛譽而希美官假恬退而
爲捷徑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職業不舉或因
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輒假託養病致仕
甚有出位妄言棄官而去者其意皆藉此以
避禍掩過爲異日扳擢計而往往卒遂其所
欲以故人怠於脩職巧於取名相效成風士
習大壞

世廟是其言令自今有假託養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衰朽方准致仕真病者方准養病有不奏棄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許該部科道及撫按官糾舉罷職不叙

〇嘉靖初致仕刑部尚書林俊言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三五臣容厚綿底衣重氊疊帊然且臥床數月而後得痊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釀有末年諫

止南巡杖死之慘幸遇新詔收郵士氣始回
臣又見成化弘治間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
强盜好生打著問喇唬殺人打著問其餘常
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司奏送法司議
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今一槩打問無
復低昂恐失舊典非 祖宗仁厚之意一
世廟於萬機之暇留心篇章嘉靖五年六月御
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珤賈詠入見
各作一詩相勗賜宋詩云聯玆忠良副倚賴

舜皐彷彿康哉賡朕纘大服履昌運天休滋
至卿其承沃心輔德期匪懈未讓前賢專命
名賜琟詩云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卿以
廷薦入性資特剛方在木類松栢在玉如珪
璋可否每獻替忠實無他賜賜詠詩云卿本
中州俊簡在登台衡君臣際良難所貴德業
并朕用亮卿志夙夜懷忠貞卷阿有遺響終
聽鳳凰鳴賜一清詩云邇年西陲擾起卿督
邊方寬朕西顧憂威名滿華羌孚承　祖宗

緒志欲宣重光卿展平生猷佐朕張皇綱

○嘉靖時都給事中周瑯言律令所載凡逮繫囚犯老疾必散收輕重以類分枷紐薦蓆必以時飭涼漿暖匣必以時備無家者給之衣米有疾者給之醫藥淹禁有科疏決有詔此祖宗良法美意今無論輕重槩為幽囚動引歲時主者苦為讞覆之煩吏卒憚於防閑之久奏未成而罪人之骨已糜矣伏乞嚴為禁約酷吏知警而民命無枉

世廟深然其言令今後中外理官務平心推鞫不得任意出入以致寃濫在外責之監司在京令部院及科道糾察但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黜爲民即才守可觀不許推薦務期用刑得中以稱朕欽恤之意

○嘉靖時侍郎張璁等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清平獄訟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賊詰訪奸宄也夫職業之廢謂之曠官

職掌之奪謂之侵官今後凡貪官冤獄仍責之法司提問辯明若有隱情曲法聽廠衛覺察上聞凡盜賊奸宄仍責之廠衛緝訪捕獲然必審問明白送法司擬罪上聞庶於事體爲當

世廟深以爲然詔如議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自桂蕚始

○正統間以學士一人在內閣專管誥敕後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至用尚書兼學士如石

班侍郎兼學士如賈詠輩掌管至嘉靖六年侍
郎溫仁和得請歸省乃以張璁議始革不補

○嘉靖時

世廟因大學士楊一清言八府土田多爲各監
局及戚畹勢豪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
莊使民失其常產有旨八府軍民徵粮地土
多爲奸人投獻勢家賤鬻請乞逼取地租雖
有勘斷終不明白民失常產何以爲命京畿
如此在外可知宜令戶部推侍郎及科道官

有風裁者各一人領勅往勘不問皇親勢要凡係濫請及額外占奪民業曾經奏訴者查冊勘還各項草場亦有將軍民地土混占者一體清理外省令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家惟 祖宗欽賜有籍可據則已凡近年請乞及多餘侵占者皆還軍民各處勢要亦有指軍民世業為拋荒獵而有之皆宜處置事竣具上其籍戶部務綜其實以副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有畏避權勢保私蔽公者以

狀聞

○嘉靖時禮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尼僧道姑有傷風化乞將見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聚年老者量給養贍依親居住其庵寺拆毀變賣勑賜尊經護勑等項追奪戒諭勳戚之家不得私度

世廟是其言因諭獻夫曰昨霍韜言僧道盛者王道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無度牒者其令有司盡爲查革自今永不許開度及

私刱寺觀庵院犯者罪無赦

○嘉靖時大學士張璁言景泰初尚書于謙設立十二團營最爲緊要月久漸廢至正德間江彬用事引邊兵入內操練而團營之法益壞今虜寇宣府欲選京軍征討十二萬人選不滿二三萬蓋由强壯者役占權門瘦羸者掛名影射夫戶部粮冊十二萬不闕一人而點選兵冊僅僅若此設有警變何以備之乞勅權要私占軍丁者清出補伍以充十二萬

原數而量爲精選以備先鋒無事之日如法
操練有事之日即奉命啓行則營伍充實京
師有備矣
世廟嘉納之
○嘉靖時都察院左都御史胡世寧言書曰詞
尚體要律曰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不許
虛飾煩文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删煩就簡
故君上得以親覽無遺及
武宗之時不親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删

削惟聽吏胥全具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
本而數紙雖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讀一過者
乃以上勞君父爲治之體豈宜如是乞申勑
內外諸司凡事當奏題者務照弘治以前舊
規刪去煩文務從簡要不許全錄往來文移
而部院議覆者亦必撮其要語使無贅詞又
無失事庶幾少便省覽
世廟深然其言令諸司章奏不許煩詞第宜明白
剴陳要旨庶易省閱

嘉靖時加張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桂萼太子太保時方有事　郊壇二臣請候廷謝畢乃敢受命

世廟曰古者人君接大臣無時上下乃交翌日扈從齋宫即可出謝不必陛見

（　）嘉靖七年提督團營官查上十二營官軍原額一十萬七千有奇今止五萬四千四百有奇馬原額一十五萬二百餘匹今止一萬九千三百餘匹且其中病憊瘦瘠者過半營務

廢弛莫甚此時今承平日久其廢弛又不止
此矣
嘉靖時大學士張璁言成化以前誥勑之體
猶爲近古其於本身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
母並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言之無費詞當之
者無愧色近來藻情飾僞張百成千以萬乘
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殊非事體
世廟是其言令自今誥勑務崇簡實不許競飾
浮詞致褻制體

嘉靖時給事中陸粲覈實壩上等牛馬羊房見在頭畜共三千九百七十七歲應用料豆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五石有奇草九十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數減料一十四萬二千餘草四百六萬一千餘蓋自有馬房以來糜費侵漁不知有幾根盤勢據莫敢誰何世廟報曰各馬牛房宿弊非止一端蠧國害民長奸患惡莫此爲甚自今敢有復蹈前弊科道官及緝事衙門即指實參奏處以重罪

○嘉靖時詹事霍韜言舊例鹽一引輸邊粟二
斗五升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招
游民墾邊地藝菽粟歲時屢豐粟石值銀二
錢時有計利者曰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
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請更其法課銀四錢
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
粟二石是一引之鹽得八引之利戶部以爲
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粟於戶部
由是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輟業而歸邊地

荒蕪米粟一石値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
也今欲足邊粮其復輸粟之舊制乎按韜此
議最是
○嘉靖初詹事霍韜言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
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
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
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
半也因備查得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
額二十三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

額四十一萬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此皆欺隱於小民者也洪武初戶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至弘治四年僅九百一十一萬洪武初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至弘治四年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宜少而多承平宜多而少何也又按天下藩府洪武初山西惟晉府一王歲支祿一萬石今增郡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則加八十七倍矣舉山西而

天下可推也又按天下武職洪武初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至八萬一千餘員增四倍矣錦衣衛官洪武初二百一十一員今一千七百餘員增八倍矣戶口日減費用日增可不思所以處之也

○嘉靖時兵部侍郎王廷相言備荒之政莫過於古之義倉若立倉於州縣則窮鄉就倉旬日待斃臣以為宜貯之里社定為規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為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

下戶捐粟多寡各貯於倉而推有德者爲社長善處事能會計者副之若遭凶歲則計戶而散先中下者後及上戶上戶責之償中下者免之凡給貸悉聽於民第令登記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旣無官府編審之煩亦無奔走道路之苦矣

○嘉靖時以工部尚書李鐩營求得謚不協公論并贈官俱革因詔大臣家子弟有託爲求文公行賄賂營求贈謚廕官者緝事衙門訪

實奏聞處治

○嘉靖時

世廟因災荒勑諭都察院內一段言朕近因民窮屢有蠲貸之命聞所在官司仍徵又催之者夫官免之意在裕民却乃如是論財則官民兩不獲上擁虛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著議處考究其有欺隱及不遵的從重治罪按此弊在今爲尤甚

○嘉靖時都給事中夏言奏國家舊制給事中

有缺止於進士三十以上者選補弘治間始
以行人博士兼選正德間始以推官知縣兼
選正德末年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蓋中大臣
陰爲沮止輒以未經世故爲言夫古之人固
有未嘗徒勞州縣而經綸素具又有致身台
輔而功名反損於治郡者人品才器不可一
律拘也況朝廷設立言官當取其風裁不當
取其德量當取其戇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
其有廓廟珪璋之度不當取其簿書米鹽之

能司馬光曰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臣以爲當以光言爲取人之則用臣言求建官之體者徒以老成謟練爲言是不過欲得脂韋媕阿愛身固祿之流利其不爲已害而已

兵部尚書王瓊嘗言中國之於夷狄順則撫之然撫之過則納侮逆則拒之然拒之甚則黷兵天下事惟有是非兩端夫苟知其爲是而必可行又計後來之成敗而不果於行未

有不誤國殃民者也

○雲南羈縻之地洪武永樂間原無鎮守太監後來始設大爲地方騷擾嘉靖九年以雲南巡按毛鳳韶言裁革

○嘉靖時御史胡效才以父璉任都御史奏當迴避世宗曰大臣子弟任科道官者以迴避改授翰林皆近年陰厚私弊效才惟於在京別衙門相應職事改授以後俱照此例行

○常朝後閣臣由東陛上侍立御座東錦衣衛官由西陛上侍立御座西翰林院官日輪一人捧勅在閣臣後候承旨俱自嘉靖九年始

○嘉靖時朝官失朝者三百人世廟下法司議法司請量加罰治世廟怒其曲護命三次不到者俱送法司逮問

○文華殿東室舊設佛像世廟惡其不經撤去之乃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九龕南向周公孔子二龕東西

向自爲祭文行安神禮

世廟御文華殿西室諭大學士張璁卿可示萼鑾時經筵臣詁孔聖言潮人各以經書大旨一章講解之尤要交脩之實啓沃之誠切於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爲目前緊要者來陳勿相通謀人各自獻其誠庶不負朕所望越數日諸臣乃各撰次講章以進

○嘉靖初停止納銀入監事例而蘇州猶起送生員方世儒等至部戶部以爲言得旨納粟

係一時權宜本非正途矧今京官及方面子弟增銀告納是導之貪也剥民害國將靡有止極殊乖政典久已停寢何得違例起送世儒等俱遣歸給還原納銀兩諸承行官吏悉令巡撫官逮問

○參議顧璘養親致仕矣後起家爲浙江參政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養親數歲復起浙江左布政未之任復推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復乞養親

世宗曰顧璘原係致仕養親官吏部如何連陞爲叅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却又推陞布政未幾又推巡撫乃復以親老爲請非人臣事君之道璘仍以原任布政職銜致仕內外大小官員凡有託故養親養病在家安坐超陞不復供職者皆冐濫君恩全無臣子之義並革去新銜閑住不許起用

○嘉靖十年大內東偏火延燒東西十四連房俱盡

世宗諭大學士張璁曰宮中地隘而屋衆且貫以通楝所以每有火患聞南京宮中諸門皆磚砌不用木固知　聖祖慮深今所燬者不須依舊式未燬者量爲規畫務使道塗踈豁堂舍整簡勿令相近門俱如南京制斯免驚擾耳

世廟嘗語張孚敬曰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之當慎他處則猶家禮然且漢文之召賈生因語久而爲之前席今亦稱美故君臣

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盡禮昨見
退遜太過恐非輔臣之於君者夫何謂輔導
大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訓教輔以德
義保其身體此則不可以在朝之制相與明
矣今後凡會議或卿有所入奏無拘時而來
面相計處庶禪交脩俟朕性志有定方可廣
接他人庶有所酌别賢否耳
○嘉靖時吏部言國初設國子監官專取問學
優長德器老成者任之使生徒有所觀法以

爲成材之地邇來進士外選者輒求改監職苟歷年資遂得內補以賢關爲捷徑非 祖宗立法養士之意且令進士之科皆若此輩則民社之責屬之何人自今宜著爲例有補外而求改監職者非才力不及則學術不正不得擅改京職以長奔競

世廟深然其言命如議禁革著爲例

嘉靖乙未正月雪

世宗諭閣臣禮官曰今日欲與卿等一見但蒙

天賜時玉耳禮部尚書夏言因言以時玉語
事實前所未道足為文訓因作天賜時玉賦
以獻

（ ）嘉靖十四年秋

世宗諭禮部尚書夏言朕宮左右小殿東貯晃
弁西藏書史欲懸以額卿可擬名來聞言擬
左曰端凝右曰懋勤以進

世宗覽而悅之曰卿所擬取端冕凝旒懋學勤
政意義甚善遂遣中使賜言白金彩幣

○禁內舊有大善佛殿中有金銀佛像并金銀函貯佛骨佛牙等物世宗欲撤其殿建　皇太后宮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入視基址言請勑有司以佛骨瘞之中野以杜愚惑世宗曰朕思此物智者曰邪穢必不欲觀愚者以爲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豈無竊發乃燔之於通衢燬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頭牙骨凡萬三千餘斤

祭啓聖祠舊皆國子監堂上官禮嘉靖十五年秋祭祭酒呂柟司業童承叙俱有期服乃以學士張璧代之

內閣規制舊甚狹隘嘉靖十六年

世宗命工匠相度乃與大學士李時等議以文淵閣中一間恭設御座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於南以爲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勑房內裝爲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勑房南面隙地添造捲棚三間以容各官書辦而閣制益

備矣

○嘉靖時御史游居敬請禁約故兵部尚書王守仁及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所著書并燬門人所創書院戒在學生徒勿遠出從游致妨本業

世宗曰若水留用書院不奉明旨私自刱建令有司改毀自今再有私刱者巡按御史參奏比年陽倡道學陰懷邪術之人仍嚴加禁約不許循襲致壞士風

○嘉靖十七年命皇親指揮以下千百戶等官
俱得陪祀　郊廟不在武官四品例著為令

○嘉靖時定遠縣生員黃準獻大明中興頌有
旨令廠衛五城禁各處游民及罷黜生員潛
居京師建言希用者

○嘉靖十七年詔書內一欵士大夫學術不正
邪僞亂眞以致人材卑下文章政事日趨詭
異而聖賢大學之道不明關係治理要非細
故朕歷覽近代諸儒惟朱熹之學醇正可師

（祖宗設科取士經書義一以朱子傳註爲主比年各處試錄文字往往詭誕支離背戾經旨此必有一等奸僞之徒假道學之名鼓其邪說以惑士心不可不禁禮部便行與各該提學官及學校師生今後若有剏爲異說詭道背理非毀朱子者許科道官指名劾奏

（嘉靖時都御史王廷相言古之君子難進易退寧自守以俟時無寧毀道以求進故足以康濟世務風勵時俗也今士風與此殊異一

登仕宦之途即存僥倖之念謟諛賄賂無所不爲遇一官缺必有數人競爭於是京師有鑽搶攘之謠而廉耻掃地矣夫恬靜君子也奔競小人也奔競進則恬靜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無君子矣其爲世道不祥莫大焉

嘉靖時御史閩人詮言今時文體詭異已極乞申飭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責督學憲臣次責場屋考校等官

世宗報曰自後遇鄉試禮部必詳閱試錄與各生公據有仍前離經叛道詭辭邪說者則治監臨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爲民

○嘉靖時建安王宸濂遣校尉張益賫奏至京授之秘札囑以夤緣關通之謀益藏奏牘中遂誤徹御覽詔下法司逮問於是禮科言近日各宗室章奏煩瀆多由奸徒撥置營差入奏厚賫金帛潛住京師例外比例恩外乞恩謀畫萬端期於必得往往借口關節侵牟無

算欺蔽宗室汙辱朝士請嚴爲禁例
世宗乃詔諸王以後務自點檢戒諭宗室敬遵
祖訓一切事宜必與今甲相合方許遣奏如
有法外乞恩再三奏瀆者所司即劾奏之其
奏使事竣不還延至半月以上者捕治不貸
○嘉靖二十四年詔有司官賢否止據撫按舉
劾政體歸一今後總督清軍巡關等官止於
專職所屬論列不許一槩混及
○嘉靖時都給事中葉鏜言今之談邊事者無

出脩邊召募兩端然自有虜患以來當事諸
臣建議脩邊耗費帑藏無算而虜入不能捍
禦虜退不能邀扼邊墻果足恃乎沿邊衛所
軍有定額皆計口給糧軍亡而額存可以勾
補額虛而糧存可以召補今悉置不理而徒
以召募充數尤爲失策請自今稍節脩邊冗
費爲養軍賞軍之資罷擺邊軍士爲哨探守
堡之用仍備查各邊軍原額之數汰去老弱
簡精壯者更代則召募可無行而邊備自實

矣

○嘉靖時給事中楊允繩言古者立郡縣之等明銓序之品所以人與地相適今宜剷量政務煩簡地方邊腹道里衝僻列三等爲銓除中有請托規避者痛加裁抑至於履任後人才地方或未相宜又有出於銓擬所不及者令撫按官奏報改調則人才各適於用銓擬漸趨於平矣按選法莫善於此䟽莫不善於

今之掣籤

○嘉靖時戶部尚書潘潢因鎮廵官以召募新
軍疏請加餉言國初各邊錢粮取辦民屯二
種馬料取之採青牧放歲有常供未嘗告乏
邇者民粮逋負屯種廢弛而動請內帑虛腹
心以奉四肢非完策也乞行廵按御史先查
各省起運錢粮各衛所屯田子粒別其積欠
嚴限催徵是後會計歲用先儘民屯二粮開
中鹽引及各稅課等項通融計算裒多益寡
或有非常鐲減方許奏發帑銀庶邊臣奏討

之煩非所慮矣

○嘉靖二十九年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寖不如若然原額軍尚足三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過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比者醜虜深入守城出戰動稱無軍其見在者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

器械取給一旦臣以爲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之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令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紈綺不閑軍旅平時則役占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矣將領惡其害己率從中阻撓軍士久習驕惰輒倡流言清理未半復從中止彫敝至極我 皇上親見其害矣宜差風力科道遍查十二營人

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見在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者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加意練習勿爲羣議浮言所搖庶幾營務可飭矣

世宗以其疏陳積弊皆是於是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以仇鸞爲之賛理軍務文臣一員以復 祖制以一事權仍令兵部會官定議兵部會議言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其始止合大小教場以

訓練五軍將士而已永樂初立五軍營操練官軍專備征伐戍守之用三千營司實壽令旗神機營司神槍火器謂之三大營五軍神機二營俱有中軍左右掖哨五軍營三千營俱有五司至於千二團子手幼官殫忠等又俱有營附於五軍營中而各有司馬時營無不知兵之將將無不練之卒然且有御前試驗及按月開報之條以賞罰懲勸之所以兵休而不驕兵用而不困正統末尚書于謙見

五軍營軍士精壯老弱參處就中挑選十二萬團操爲十二營立爲奮武等名以别其號總以提督以重其權十二營内莫不各有三大營至於老弱存留大營遂爲次撥亦應變濟時之權也至正德而東西官廳之制立焉其法就十二營中挑選精鋭另設總兵參將統領各邊奏請待報啓行是十二團營又爲老家而兩官廳又爲團營也至於今日則兩官廳之兵又未必精營日分而愈弱軍日選

而愈弊官多則占役者重而軍士疲於奔走
營分則稽查為難而軍士易於隱蔽因條為
興革六事
世宗命如議遂革提督監槍內臣既而仇鸞復
請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
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
營官一員為正兵叅將二員為奇兵正兵以
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從之
（）嘉靖時兵部尚書聶豹言唐臣陸贄謂中國

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是以脩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此萬全之術也

○嘉靖時延綏巡撫王輪言陝西四鎮邊儲自嘉靖十年查覈今經二十餘年士馬月耗粮

餉日增如延綏鎭舊設軍士八萬六千餘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千餘匹歲用五十六萬有奇計浮費不下一十四萬寧夏鎭舊設軍四萬四千餘名今止二萬八千餘名馬二萬四千餘匹今止一萬二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計浮費不下十萬甘肅鎭舊設軍四萬五千餘名今止三萬五千餘名馬二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八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固原鎭舊設軍七萬

一九千餘名今止一萬一千餘名馬三萬五千餘匹今止八千餘匹歳用三十四萬有奇計浮費各不下一十六萬求其增費之源與耗散之弊有逃亡倒失朦朧濫支此破冐積習之弊逋負侵没因緣爲奸此徵觧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爲大出師則以少爲多地里遠近日期後先或可緩先發或應製掣故留此征調積習之弊使車賔旅實繁有徒供給饋遺冐支儲胥此支放積習之弊夫額外之費既

上巳日增法外之奸從而日蠹即竭內地之財以供邊愈加而愈不足矣

○嘉靖時御史屠仲律言諸將禦寇不善用兵之弊先發後行尅期始動前軍未起先聲已聞弊一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陷伏中弊二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弊三兵不專一主客雜聚猝遇狡賊易承變飾突然前來不能別識弊四兵無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猝然命官本以烏合

之人率以未經識面之將弊五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鑕之慮畏敵而不畏將弊六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弊七粮糗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䘏未至枵腹待爨窮愁思歸弊八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觧讙然而散雖悍夫勇士以無援而力屈或先奔而膽喪弊九九弊不除雖賁育執戈莫能濟矣

〇嘉靖時給事中游震得疏陳營務部覆言其

不便得旨營兵宜如舊以後諸臣建白窒礙難行者部臣毋得依違題覆旣行輙易

○嘉靖丙辰遣官册封脩撰陳謹給事中徐應郭立彥俱後至詔下鎭撫司逮問謹謫爲惠州府推官應立彥俱按察司知事而以編脩呂旻給事中湯日新紀公巡代之

○嘉靖時會薦邊才御史羅廷唯言臣觀朝廷近日以邊材爲急而諸臣所舉有不盡然者所舉大臣不曰胷藏萬兵則曰籌决千里所

舉武臣不曰身經百戰則曰雄當萬夫是十
劉基百徐達並生於一時其去言官劾議失
之遠矣甚或鑽刺方行而此舉適有以投其
機罪過已深而此舉反有以藉其口遷延日
久而此舉復有以招其來是因明詔以開倖
門有志之士羞與爲伍　陛下安得而用之
臣嘗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
敗而遷受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知兵矣
街亭一敗而亮落相職古人愼重兵事立法

如此其嚴故事僨敗績今被薦者不自絜其人之短長薦人者不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若謂人才難得姑且試焉則兵者危事以庸才試危事所傷益多此臣所以重爲國家惜也

世宗嘉納其言切責諸臣舉薦泛濫吏部題覆係違之罪所舉竟不果用　祖宗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賊之例未有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間流賊猖獗始調許泰郤永等領邊

兵殺賊繼而江彬統宣大兵扈
武宗南巡識者憂之隨有大同叛卒之變庚戌
後仇鸞奏遣四御史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
歲兵十八枝鸞自領防護京　陵猶未守薊
鎮也至何棟任總督奏薊鎮選兵馬未完暫
借二枝防守待薊兵練完撤還至王忬却將
邊兵盡調赴薊鎮分布擺守各墻又將遼東
全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虛入邊搶殺
一空調兵之害如此

世宗曾因部臣言詔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
年矣一卒不練毋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
豈遠謀令兵部詳議議上復詔薊鎮不遵旨
練兵而恃調兵倖虜不至輒相玩愒今諸兵
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糜歲復一歲何
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
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多寡操練與否
限一月還奏
○嘉靖時光祿歲用銀計三十六萬

世宗以爲多疑有乾沒乃諭內閣令無論　祖
宗時兩宮大分盡省九嬪僅十餘宮中罷宴
設二十年矣朕日用膳品悉下料無堪御者
十壇供品不當一次茶飯朕不省此三十餘
萬安所用也閣臣對　祖宗時光祿寺除米
豆果品外徵解本色歲額定二十四萬彼時
該寺歲用不過十二三萬節年積有餘剩後
加添至四十萬近年稍減乃用三十六萬其
花費情弊可知而冒費之弊有四一傳取錢

粮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討莫敢問其眞僞
一內外各衙門關支酒飯或一人而支數分
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飯尚支者一門禁不嚴
下人侵盜無筭一每歳增買磁器數多臣查得
會典內一欵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御史
一員照刷具奏內府尚膳監刊刻花攔印票
遇有　上用諸物某日於光祿寺取物若干
用印鈐蓋照數支領進用本寺仍置文簿登
記歳終會計稽查此一例不知何年停罷若

查復舊規則諸弊可革矣乃切責該寺官而
添差御史月籍該寺支費進覽
○嘉靖三十八年給事中龔濤言太倉之財歲
以千萬計中間請乞頻仍給予汎濫乞勑提
督侍郎月具銀庫内外出入之數務在簡易
明白一覽可見羸縮各司自當畏懼撙節而
所省不貲矣詔可太倉銀庫之月報出納自
此始
○九邊舊無客兵止有主兵歲派民運屯鹽足

以自給後因因民運多逋屯鹽漸弛又客兵調
遣不常遂致奏討數多中間糜耗特甚
世宗一日諭戶部曰朕見諸邊疏請內帑想初
因急需後遂援爲口實豈無侵冐自私之弊
今後必愼度以給　聖心之明見如此
嘉靖時薊遼總督許論奏密雲昌平二鎮年
例餉金俱防春用盡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
奇於是戶科都給事中鄭茂言各邊錢粮虛
糜之甚奏討之多莫有過於薊鎮者臣查嘉

靖三十六年邊餉密雲止八九萬今三十四萬有奇昌平鎮止三五萬今十四萬有奇何前後懸絶如是夫春防小警爲費若此防秋何以加之諸邊效尤又何以應之論在鎮三年一卒未練而粮餉獨倍往昔豈無侵冒之弊宜勅大臣風憲官赴邊計議較數歲之中酌爲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得有所執

世宗是其言令諭冋籍聽勘

○總理宣大粮餉侍郎霍冀等言奉旨勘上劉

鎮客兵粮餉不敷之數言薊鎮主客錢粮自
二十九年而京運始發至三十九年而額數
愈增如薊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萬今則十
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
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
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二三萬矣蓋緣
往時薊鎮主客止四五路今則增爲十區而
副參游守增添數倍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
兵調遣今則山陜遼保分番征調矣往者在

邊止於防秋今則戍守無虛月無虛歲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嘉靖時廷臣議上理財事內一欵言國初歲派邊儲足供歲用原無請發帑銀之例後緣邊疆多警或廣召募或增營堡額派錢粮支費不敷不得不仰給於京儲然考嘉靖十八等年各邊歲發僅及五十九萬今且增至二百三十餘萬蓋近來各邊或無故調遣或假名按伏因而乾沒其費不貲司計者將何以

應之宜行各督撫官親詣各城從實揀選汰
其老弱虛冐以還先年主兵原額諸所新設
營壘查非要害盡當隨宜省併
世宗報曰近年邊餉侵冐多端各督撫官正已
率屬釐革積弊違者聽部臣并該科糾治
○舊例烏思藏請封皆遣番僧爲正副使而以
通事監之嘉靖四十二年遣番僧遠丹班麻
等封闡化等王比至中途肆爲騷擾不受通
事約束禮部因請自後諸藏請封即以誥勑

付來人賞還罷番僧勿遣封諸藏之不遣京
寺番僧自此始
世宗一日問閣臣曰今取戶兵工三部銀四萬
兩犒劇鎮春防官軍一次可乎閣臣對曰春
防既賞秋防將引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
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銀賞則以待有功
世宗深然之曰賞罰非細事正因無知生怨難
耳今惟足實粮草依時給與乃可久行
（一）先年夷人入貢無遣官伴送之例嘉靖三十

八年以驛遞毆傷貢夷始議選通事序班伴送其後伴送序班往往導誘諸夷百般需索因而乾没恣爲奸利嘉靖四十三年秋序班胸貴伴送海西夷人至三河侵暴特甚爲驛丞楊坳所奏乃詔自後三衛海西諸夷入貢薊遼督撫選委官舍押送革伴送通事序班以兵部聽差指揮千百戸一員代之

舊制在京各衙門食鹽歲遣撥辦吏一人下場收買吏倚官勢往往倍收爲奸利沿途私

販莫敢詰捕巡鹽御史乃請令運司僉鹽較定斤兩築包於司俟支鹽人役至數包予之自外不許別有夾帶諸役亦不許自行下場違者論如律各役既無所獲利而一應納鈔儌賴之費悉其所出多坐累不支至有棄役逃去者嘉靖四十三年九月驗封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司遂停食鹽唯戶部十三道歲支如故

○嘉靖間刑科右給事中張岳條陳時政內一

歟言今講學家以富貴功名爲鼓舞人心之術而聞風爭附者則先以富貴功名橫於胸中銓衡一鈌則翹首而垂涎館局一開則熱中而濡足司錢穀則慕秩署之清華典刑名則思兵曹之喧赫居臺諫則羨卿貳之崇高以爲不通其說不究其術則無以滿其欲而濟其私於是剽竊浮詞談虛論寂相飾以智相軋以勢相尚以藝能相邀以聲譽物學之士靡然從之一入蒲團皆宛然有聖人面貌

且洋洋獨喜自負曰吾爲會中人物矣臣不暇論其立心制行何如試卽與會之時言語色笑變態多端或看喜怒於上官定進止之秘訣或騰毀譽於多口發愛憎之神機或間爲堅白異同之談各質已私嘵嘵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言雄辯者參言其間衆皆唯唯而莫敢發豈天爵之論以人爵而後定乎今羣工百執事各有司存既非奠贄於師弟又非結契於朋儕豈宜郡萃州處什伍成羣

以惑衆聽善乎宋儒之言曰願士大夫有此工夫不願士大夫有此門戸臣以爲欲塞其門拒其戸在國家於用舍之間愼之而已

○嘉靖時禮科都給事中辛自脩言人臣祗愼而後朝廷之體尊邇來題奏章疏競爲縟艶不惟九重淸覽難於徧詳而事體處分反以文晦甚者以醜褻鄙穢之語載之牘中尤非對君之體乞勅禮部轉行內外百司自後一應章奏須言簡事核務持大體不許仍前瑣

屠浮冗如違聽該科糸治

世宗深然之乃詔以後章奏俱務簡明質實有如前欺肆者科臣以聞

○嘉靖四十五年秋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至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內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悉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當差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七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八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　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嘉靖初年御用監供用庫歲派黃蠟止八萬五千斤白蠟四千斤末年黃蠟增至二十餘萬斤白蠟不下十萬斤此外復有召買有折色視正額不啻三倍又御用香品舊無徵派事例嘉靖末年行廣東採辦及順天召商收

買歲辦數十萬斤隆慶初以戶部言其擾民
始裁省如嘉靖初年例諸採辦一切停止
隆慶初內官監太監李芳言本監官屬內自
僉書而下外自左右監丞而下各有本等俸
給其跟辦皂隸冠帽習儀等項銀兩係近年
增派宜悉裁減得旨允行著爲例
隆慶初禮部尚書高儀等言唐虞君臣萃聚
一堂都俞吁咈情意罔間上常導下之言也
則曰予違汝弼又恐其不盡言也則曰汝無

面從所以君臣道合血脉流通而致盛治我
朝　列聖每接見輔弼延訪大臣或同遊咏
和或燕對無時太平之業端肇於此　皇上
御門朝羣臣已復　祖宗之舊但大庭之上
體貌森嚴勢分懸隔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
有見而不敢上陳諸司奏牘中外事機豈能
一一盡白於　聖衷耶伏望　皇上每日罷
朝即御文華殿除內閣輔臣日侍講讀自宜隨
朝入供事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　皇上

不時召見卽將覽過題奏干係大賞罰大黜陟大典禮大刑獄大軍機大會計與凡一切大政令當斟酌詳議者特降清問許部院官陳述始末內閣輔臣卽擬可否皇上加以睿斷親賜裁答儻有疑難雖再三商確然後荅旨亦無不可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輪二員隨進如諸臣陳述未詳議擬未當者許公同評正

隆慶初戶部尚書葛守禮言因田制賦按籍

編差國有常經今不論籍之上下惟計田之多寡故民皆棄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北山之東西土地磽瘠歲入甚寡正賦尚不能給矧復重之以差役乎夫工匠傭力自給以無田而免差富商大賈操貲無算亦以無田而免差至窮窶胼胝終歲勤動者乃更受其困此所謂舛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使小民不離南畝則流移漸復農事可興

(　)隆慶初戶部請以錢粮文册定式頒行天下

自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凡起運京邊
錢粮完欠起觧追徵數目及貧民不能完納
者備記冊中自州縣以達府自府達布政司
於來歲入覲之日送戶部稽考如有隱漏那
移侵欺及不如式者叅治

○隆慶初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自今薦
新上供俱令光祿寺備辦毋得奏遣內臣著
為令

○隆慶初山東布政司叅議喬應元石州人以

州城陪憂㑹成疾因外官無歸省例疏乞致
仕辭甚哀切
穆宗憐之特予給假不爲例
○隆慶初薊鎮巡撫劉應節言邊防五蠹內言
行邊之使相望於道所役者邊軍所乘者戰
馬所食者軍餉既不能有益又從而削之此
迎送之難武弁類多貪墨而文法之吏往往
繩之太過其勢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干薦達
雖厮養陪臺皆過爲欵遇其所供億皆出軍

士此科歛之難此二者深切邊弊

（）隆慶二年春

穆宗至天壽山諭輔臣曰朕躬詣　祖考陵寢始知邊鎮去京切近如此薊州總督來朝言近日虜情如何今邊事久壞無為朕實心釐理者但逞詞說弄虛文將來豈不悞事卿等其即以朕意傳諭宣薊二鎮諸臣令彼知儆

（）隆慶初詔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以戶部銀六

萬買金一萬兩進用尚書馬森等言　皇上
軫知太倉之積不足以供邊餉故出內庫銀
買金甚盛心也竊黃金產自雲南所出有限
歲額不過二千尚多逋者至於商人尤難責
辦　先帝時嘗買金二千日積月累僅能足數
不能足色壽詔停止以此金貯之太倉今欲
於數日之內即滿一萬之數臣等知其不能
請先進見貯太倉者督雲南亟進年例又
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

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幸由舊章以示崇
重命令之意得旨銀兩不必發取見在佘進用
○隆慶二年夏有詔貪酷爲民者無論考察
問革皆不准封贈其以他事爲民者非遇大
慶覃恩亦不許
○種馬養在民間一兒四騍此　祖宗定制不
可輕易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
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用今備用馬
已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且言種馬之害變買

種馬之利於是御史謝廷傑言當循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兵部亦主其議議上不允竟如金言每馬變買價銀十兩徵收草料銀二兩解太僕寺今太僕寺馬價用盡而種馬亦廢國初舊制皆金之罪也

○隆慶時薊遼總督譚綸請於薊昌十路練兵三萬人列為三大營以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為遵化一營巡撫都御史劉應節提督之以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

兵二枝爲三屯一營鎭守總兵官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兵二枝爲密雲一營練兵總兵都督戚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督其遵化三屯二營仍聽繼光往來總理而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

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一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墻爲戰以拒虜不入爲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

○隆慶時御史馬明謨請復屯鹽之舊言祖宗時邊備振舉虜不敢深入富商得以私財募人開墾塞下輸納鹽粮故當時公私饒裕不籍內帑而給今諸邊苦虜塞下無可耕之田乃議發帑國計所關以天下供京師其勢

順以內帑供四方其勢逆乞勑重臣分理屯
鹽之利使地利盡而商賈通則邊餉有裨國
儲可裕矣

〇隆慶時大學士張居正言頃年以來議論太
多如督府等官初涖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
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
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
臨政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
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

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
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
內犯特勑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
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
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
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
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
伍異論煩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
紛紛矣臣切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

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旣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二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

之於枋務求至當及計慮已深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　天語叮寧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宜各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勉脩職業反

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矣

(　)居正疏中又一段云臣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强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盭戾者深可

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為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是

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
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綱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
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
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
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
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庶紀綱振而下
有法守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

若風不能動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滞而乾坤之用息矣臣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違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証之人半在鬼録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懐不白之寃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

當伏望勑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即便題覆若事理了然明
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
處以致躭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
量事之緩急道之遠近嚴立限期趣令奏報
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
報者從實查叅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
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
壅滯也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
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
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
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
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
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
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
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
以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

之差而衆口皆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大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至嚴其本等職業反屬茫然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而進百官有司之職何由而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

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嚬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於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

職業賛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政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補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陞參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為小轉之法互遷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

缺乏矣

○隆慶時戶部覆南京戶部尚書劉體乾條陳四事皆瑣屑無甚關係得旨今後各衙門瑣屑諸務可徑行者不必一一瀆奏

○隆慶時戶部覆給事中劉繼文便商事宜內一段言諸司書辦諸役需索無厭宜令部臣科道查數釐革其商人納粮領銀自本部及監收兩道之外凡各衙門點卯掛號一切停止從之

○隆慶時薊遼總督譚綸陳言內一款言令民貧吏慢而蠲征之令太數夫良民奉法而供賦以爲常敝民梗化而逋賦亦以爲常在上者槩議蠲免是朝廷曠蕩之恩不足以勸善而反以惠奸也請自今地方非有重災不得議免其悖頑多逋者有司嚴法繩之不得寬貸則良民不致獨累而敝民亦知畏法矣

○綸疏內又一款言國家衆建衛所棊列中外除錦衣等衞其在外衞所通計額軍三百一

十三萬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數不與焉其始軍無缺伍粮有定額而食常足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止可八十四萬五千有奇而粮餉積欠兵益少而餉益之乞勅戶部淸查原設衛所官軍粮餉登耗之數及會算原額起運存留錢粮造册與撫按官查理則天下之額餉可淸矣

（）隆慶時禮部禮科奏諸臣疏中言語字畫務求便於省覽

穆宗曰今後諸司章奏務詞語簡明字畫楷大如嘉靖初年式

○隆慶時

穆宗問戶部九邊年例軍餉大倉歲發及各省辦納之數尚書劉體乾言國家邊制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爲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爲九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馬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

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於往時而坐食者愈衆矣其合用芻粮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後屯粮不足加以民粮民粮不足加以鹽粮鹽粮不足加以京運餽餉溢於常額而横費者滋甚矣府庫空而國計日詘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邊之費因其大者因以元年至三年太倉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鎮屯粮之數備呈　上覽

穆宗責以歲發銀數甚多臣下全不爲國體恤

（　）隆慶時湖廣撫按上所屬府州縣官積穀不如數者

穆宗曰積穀備賑屢有明旨有司不以實舉行俱降調如例今後撫按官查嚴覈分數叅奏勿徇私寛假

（　）隆慶時陝西總督都御史王崇古言邇者戶部議邊費謂嘉靖初年止五十九萬後二十八年加至二百二十一萬又十年至二百四

十餘萬又五年至二百五十一萬而歲入不給臣惟各邊之增費大都在薊鎮十七在宣大遼東山西十二而陝西四鎮獨延綏因選兵入衞稍增十一其甘寧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今甘肅五萬一千有奇寧夏四萬五千固原九萬延綏一十九萬七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止當薊鎮之半陝西三邊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

各鎮兵馬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以分守紆遠之邊無所不寡南番北虜四時戒備一歲芻粮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屯鹽粮視他鎮半請帑銀者不同今當於其費之多者查議節省不宜復于少者而仍計减削以重苦之也

○隆慶時禮部侍郎王希烈言三皇繼天立極功在萬世詎止一醫國家既祀於歷代帝王廟又祀於文華東室乃又祀於景惠殿雜以

醫師之流亦賫且褻矣況配以勾芒祝融風
敎力后安取義乎宜存其祠宇裁其賫祀於
名義爲得報罷

○隆慶時御史劉斅言臣頃見延綏下班軍士
顚連憔悴泣而訴曰行糧月糧朝廷所以養
吾輩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請給
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册報
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困斃者一
遏於倉攢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漁於將領

之債用而扣尅無度三餓于家丁之抑勒而額外取贏四害於主兵之好逸而分擺于極衝無暇之地五迫於脩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緊關難竣之工六苦於撤放之太遲而跋履於暑雨怨咨之日枵腹以稱戈裂指以荷鍤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鎮無不皆然宜乘此撤防之日亟爲議處按此六弊在今日尤甚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請於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

部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迫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次第推調尚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宜豫養以待用而法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

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

（）隆慶時山西巡撫都御史靳學顏言今虜覘邊

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為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見而數嘗之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不足恃也臣每見海內有寇其將非陰醫雜職則丞貳判簿其兵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而額設之兵固不可用往時流賊起覇州無幾豎子耳幾舉中原之衞所而不能當至不免於邊

軍之調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攖其鋒卒見夷於淮揚民兵之手此其明驗也然臣非謂盡去腹内之兵謂旣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無饋餉一出於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於民要

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屯政住居
部署固在也
○學頻疏中又言社倉即義倉也唐時義倉之
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
宋則惟各民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
以爲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
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歛賑極
貧大歛賑中戸又大歛焉乃沾及於富室所
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

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役占我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於後亦不願出於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歛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以驗

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脩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歉散之利歸於官若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歉散之利歸於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官也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言京師商人之累非朝廷虧商乃商費太冗耳如供辦百金即有六七十金之費少亦四五十金是私費與官價常相半也乃官價不以時給則又有稱貸之

費有求託吏胥之費比及領價所得不能償其所失敝派及一家即傾一家人心洶洶惡得而寧居也夫 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使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緩急亦可有賴 祖宗取天下富室塡實京師蓋爲此也獨柰何使凋敝至此乎 先朝供用錢糧召商買辦國用不詘而商人得利今估價給商比之先朝非節縮加少也而民不沾惠反凋敝若此乞今後凡商人辦納錢糧必估給價值[illegible]

銀兩不敷亦必那移處給無得後時更須痛釐宿弊凡公私費用悉爲禁止則庶乎商困少甦而京邑之民可有寧居之望也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言近來章奏日趨浮泛鋪綴連牘徒煩 聖覽且言多意晦端緒難尋翻可竄匿事情支調假飾人臣奏對之禮不當如此請嚴加禁約令內外諸司凡有章奏務在直陳其事意盡而止不得仍前鋪綴違者聽該部科官參治庶存恭肅之體且還

簡實之風
穆宗曰近來章奏信多繁詞且語涉肆慢甚非
人臣奏對之體所司通行嚴禁違者部院及
科臣劾治之
○隆慶時戸部尚書張守直言自嘉靖十八年
被虜以来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
自五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
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耶臣不敢遠舉
弟以近年一二鎮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在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乃今至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在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今至二十七萬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即不能如國初故額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規而汰其浮甚者且九邊去虜有遠近兵事有緩急豈必盡煩內帑然後足用宜令廷臣酌議减省不得過歲入

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府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具籍以進按此事至今益爲濫費必不可不一查核者

○隆慶時都給事中光懋言近來陳乞紛然非述講讀則叙軍功不明功伐則辯心迹雖屢經叅覆而來者不止請自今陳乞不由撫按者一切覆閣如再三瀆奏及背理違法者量懲一二以儆其餘

○隆慶時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內一段言

祖宗立法至爲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患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陳皆因噎廢食銳意更張部臣重拂其情遷就題覆及其法立弊生又議復舊非惟民無畫一之守而該部題覆旦日亦不足矣自今宜求任事之人勿重干違言官輕于變 祖法一切瑣碎迂濶之說悉格不行此紛更當戒也

○文輝疏中又一段言古之大臣坐事退者皆微其詞以養廉耻而存國體今或摘其已往

揣其未形以疑似影響爭相詬病如市井喧鬨爲衆啞笑是人已兩失之也至于方面重臣苟非大奸極惡亦宜棄短取長爲人才惜今或搜其小疵指爲大蠹極言醜詆使夾干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此尤苛刻當戒也

〇隆慶五年春令巡視五城御史緝治四方游民潛住京師者

〇隆慶時大學士高拱以欵貢事竣請賜勅一

道戒諭邊臣此後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粮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備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勞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

○隆慶時吏部因戶部叅罰徵賦不及格官員當降調乃疏言地方有素稱難處各官恐其

爲累亦有願離地方以別就功名者于是政拙催科心甘降調則本以示懲適遂私計若乃前官積逋數多後官所徵止作前數而見年之額反稱逋負俱非事理所安此後宜以見年爲正徵當年納完以前負爲帶徵陸續補足總計分數若干議定降格其當降者止降一級仍在地方視事俟完足之日始復原官復官之日始計俸考秩行取陞遷至於地方凋敝殊甚雖盡力催徵而亦不能完者當

令撫按官覈實定限許其從容徵補如資俸
已深限期未滿而額有半完者亦得陞遷行
取
○隆慶時南京戶部主事張振選違抗堂官尚
書曹邦輔以爲言吏部覆言上下之分定而
後綱紀正政令行邇來屬官不受堂官約束
以語言相搆少不快意輙排陷之於是堂官
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益得恣其胷臆以違
拗堂官爲得計自稱風裁而安意承行者鮮

矣其在外巡按御史往往以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引爲私人陰授以廉訪之柄二司賢否悉出唇吻少有不悅遂成萋菲二司畏懼奉承之不暇而何暇問其政事之得失乎體統既乖法度盡廢害政莫甚於此於是革振選職仍通行內外屬官敢有抗違上官者如振選例上司有自降禮體欵曲屬官乎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巡按有庇護屬官引爲私人者聽吏部都察院

參治

穆宗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詔光祿曰若然則光祿當日殺一驢以備宣索吾不忍也乃止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八終